



积极分子读物

# 我怎样当 工会小组长

盧相林講 張 华記

工人出版社

2144

# 我怎样当工会小组長

盧相林講

張華記

工人出版社

1957年·北京

## 內 容 提 要

盧相林同志是遼源礦務局泰信三坑的打眼工，擔任工會小組長已經三年多了。他的工作經驗，在山西、山東、河北、安徽、江蘇、北京等地矿区介紹時，受到大家的熱烈歡迎。本書介紹了他在搞好小組團結、幫助落後同志轉變、維護安全生產、解決同志困難、組織文化學習等方面的工作過程。同時通過這些工作，說明了他怎樣主動依靠領導、依靠群眾，怎樣同小組的黨小組長、行政組長密切合作；也說明了他以身作則、細致深入的工作作風。

### 我怎樣當工會小組長

盧相林講

張華記

\*

工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西直門胡同30號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發賣業許可證字第009號

工人日报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\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數：16,000字 印張：14/16 印數：1—33,000

1957年6月北京第1版

195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\*

統一書號：T3007·165

定價：(6)0.10元

## 目 录

开头难.....	1
碰了钉子.....	3
“诸葛亮会”.....	4
放警戒.....	6
“窍门”.....	8
党的支持.....	9
共同前进.....	11
小王的“婚事”.....	13
小王的转变.....	15
照顾和帮助.....	17
成见的消除.....	19
文化进军.....	21
会费.....	23

我是辽源矿务局泰信三坑二七一采煤段的打眼工。从1953年9月起，連續当选为工会小组長，已經有三年多了。

为了交流工会工作经验，1956年11月到1957年1月，我随中国煤矿工会全国委员会的同志，先后到了山西、河北、山东、安徽、江苏和北京等地的十一个矿区。在这些地方，我从别人那里學習了許多东西，也向大家介紹了我們工会小组一些工作情况。很多同志对这些情况感到兴趣，希望我能够整理出来写成材料。

說实在的，我們小组的工作做得并不好，缺点也很多。我个人呢，水平低、能力差、文化底子淺，莫說沒有什么經驗，就是有点經驗，也不会总结。能做点工作，还不是依靠党支部、工会委员会的领导和同志們的帮助。要写，也只能写出点工作的經過情况。就从我开始当工会小组長写起吧！

## 开 头 难

“万事开头难”，这话多少有点道理。刚当选为工会小组長的时候，心里一片黑。不知道要做些什么工作，也不知道怎样做法，只会按时收会費。組里有人說：“咱们工会組長光管月末收会費，别的什么也不管，記性倒挺不錯，就是太‘清閑’了。”我听到了，很苦惱。心想，干这还不如多鑽几只眼；別人意見一大堆，

开会还得晚回家，不干这份組長，哪有这些事。

我找車間工会主席了，对主席說：“重新选个組長吧！”主席說：“怎么，才选上几天就不願干了？”我回答：“不是不願干，是干不了；我不知道要干些什么，又沒有文化，哪能行。我們組里二十多个人，誰不比我强，有能說会道的，也有能写会算的。”車間主席猜到了我的心事，問我：“是不是有人提意見了？”我把別人的話和我的想法都向他講了，他告訴我：“別人提意見是好事，这就叫群众监督，有了大家的监督，我們才能把事做好。干工作，困难是免不了的，这个困难去掉了，还有新的困难；可是只要动腦筋，想办法，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。”我說：“在生产上，我加把勁，就可以多出几車煤；干这个，我可使不上勁呀。”他又說：“不能这样想，大家信任你，才选你当組長。你工作上有問題，我要負責，怪我沒有帮助你，任务交代不清楚，以后咱們多在一起研究就会好的。不会干，摸着来，慢慢学。要是大家都不願干，誰来干呢？”

車間主席說的有道理，我沒有話說，可是一时思想轉不过来，心里还是别股勁。回家的时候，一边走一边想，回到家里躺在床上还在想，越琢磨，越覺得主席的話对勁。大家都圖心靜，就只有不要工作了；再說，我还是个共产党员，應該为大家多办点事，不能辜负大家的委托。想通了，心里舒坦了，也有了干工会工作的勁了。

打这以后，車間主席特別关心我的工作，經常帮助我。不久，坑口开办了工会小組長業余訓練班，我参加了學習。1955年9月，又到吉林省工会联合会开了一次工作会议。这样，就逐渐知道工会小組長要做些什么工作了。

## 碰了釘子

工会工作是人的工作，又細致、又复杂。工会小組單位小，工作并不簡單，要想干，有的是事。工作很多，怎样抓法，是个問題。我自个兒琢磨了些时候，沒找出門道。段工会主席知道了，对我說：“每个时期，工作都得抓个重点。”那时候，我們正要討論計劃。他告訴我，應該把發动群众討論計劃当做重点。他还告訴我，發动群众不要空喊，事先和行政組長商量商量，研究討論什么，怎样討論。他这一說，我开了点窍，还是主席有办法，对，抓住討論計劃这件事。

事情抓对了，还得有好的工作方法，方法不对头，还不成：我还想不到这么多。要开会了，我才去找行政組長商量。行政組長說：“过去怎样討論就怎样討論，这还能翻出什么新花样。”我說：“工会主席說了，这回讓我們好好討論一下。”他說：“那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办吧！”和組長商量沒結果，又去找班長，班長說他还有別的事。主席要我發动大家把計劃討論好，我連班長、組長都沒發动起来。大家等着开会，沒法，只好我一个人干了。

一开会，沒等我說話，大家就提上意見了。有的說，討論計劃，一年一次就行了，干什麼要月月討論；有的說，討論討論，完不成任务还是完不成任务，白費事；有的說，上面只知道要我們討論，也不出点办法。大家东一句西一句，我又插不进嘴。就这样，希里胡塗散了会。

大家为什么对討論計劃沒兴趣呢？原来过去討論計劃提出的意見，行政沒有很好地處理；再加上我並沒有做“發動”工作，召集开会并不等于“發動”。会开垮了，第一下碰了个大釘子。要是在早些时候，我又会沉不住气了。現在我多少有点做好工作的決心，不能泄气。

我把情況向党支部書記、工会主席彙報，請他們帮助我。他們要我今后多注意工作方法，还找班長、組長談了話。果然，事情轉變了。班長很快主動地找我商量，解决了一些过去沒有解決的問題，大家也高兴了。給我上了一課，真正了解依靠組織的重要。以后，每次討論計劃，我不只先和班長、組長認真商量，还召開組內積極分子會議，听取他們的意見。真正做了“發動”工作，会开起来了，还真解决問題。

### “諸 葛 亮 會”

討論計劃，是为了保証完成和爭取超額完成計劃。我們每月討論計劃，都要制訂保証条件。實現保証条件，还得做許多工作。对一些具体措施，党小組長，行政班長、組長，我們几个人都事先商量一下，然后再行动。每天下班后，我們几个人开个十五分鐘的小会，交換一下完成生产任务的情况，研究一下組里的思想情况和竞赛情况，找出成績、缺点、改进工作的办法，填好竞赛評比圖表。第二天，大家一看圖表，就知道前一天的生产成績，也知道怎样克服缺点，怎样改进工作。

光靠我們少數几个人动腦筋，很不够，还得發揮大家的智慧。我們每月开三次全組的会，時間是九日、十九日、二十九日。假如碰上休班的日子，就提前或延后一天。会上，大伙兒在一起檢查执行保証条件的情况，想出更好实现条件的办法。这个会，我們叫“諸葛亮会”，鼓励全組同志發揮創造性。开这个会还有另一好处，就是可以統一大家对問題的看法，搞好团结。

有一个时候，我們組生产任务完成得很不好。段工会主席找我，說：“老盧，你們組的生产任务拉下不少了。三个班老闊意見，不为下一班准备好生产条件，这哪能完成任务，得改变改变。你这班起个带头作用好嗎？”主席这句话，可說中了我們的毛病。工会早就号召过，要各班互相安排生产条件，上一班为下一班留二十个开帮眼。可是大家思想沒搞通，認為給下一班准备生产条件，会給自己完成任务帶來困难。有这种想法，留的开帮眼老是不够数，質量也不好，不是“打桶”，就是崩不开。三个班互相埋怨，交接班的时候，常吵架。一吵架，耽誤了時間，下班的赶不上升坑車，只好走出来，走一趟比干一班活还累。这个情况的确要改变。主席指出来了，我們也就注意了，在一次“諸葛亮会”上討論了这个問題。采煤組長作了檢討，他說：“这事不能怪別人，首先怨我們班、組長，我們指揮大家干活，我們不这样，大家也不会这样。我們老只顧自己，不顧別人；有的还想本班多出煤，多得工資，怎么談得上团结互助。”在行政組長带头人下，大家都檢討了。最后还通过了保証互助的制度。大家同意以后交接班，由各工种組長認真交接，交接后，上下兩班組長在驗收小票上签字盖章，分清責任。大家还提出了保証，保証貫徹这一制

度。采取这些措施以后，三个班团结起来了，生产任务也赶上了。

研究生生产技术问题，也是“诸葛亮会”的内容之一。我们曾碰到过打眼质量不好、火药超支的情况，大家同意我的建议，召开了“打眼工种专业会议”，专门研究怎样改进打眼放炮。研究出打眼质量不好的原因，是角度找得不合适。张敬之同志想出了改进的办法，并且提出“百发百中，不浪费一个火药”的倡议。这个办法先在我们班里试行，成功了，再推广到另两个班。最后，我们做到了“百发百中，不浪费一个火药”。到月末检查，不只超额完成了任务，还节省雷管一百零二个，火药一百零五个。

## 放 警 戒

在煤矿上工作，安全生产是一件大事，不注意安全，不但会出事故，还会影响生产任务的完成。这个道理，好像没有什么难懂，可是常常为了“赶任务”，而忽视了安全。做工会工作，就得特别注意这个问题。

有一次，我刚打完眼，正准备拉炮线，班长从口袋里掏出警戒旗，交给我：说：“兄弟，挺累的，该歇歇腿了，给你换换工作，放警戒去吧！”我一听，班长真关心我，看我累了，还给我换点轻松工作。我走向警戒口，离工作面有五十多米，刚走到，就听得炮响了。炮放得多么快呀！这一天煤采得不少，升坑后，还总结了

一下經驗，說是由于炮線接得快。

第二天，下坑后，班長又叫我放警戒，還說：“昨天你放警戒很負責，你还干这个吧。”我摸不着头脑，既然班長要我干，我就干吧。我一边走一边想，人家放炮怎么这样快，要好好和人家學習學習。走到警戒口，看到徐珠同志在那里，我說：“老徐，你給我放一会警戒，我去學習人家怎样接炮線。”老徐說：“可不是吹牛，人家接炮線真快，你可真得学一学。”我往工作面跑去，看到董光海也在放警戒，向工作面一望，里面矿灯直晃。我問老董：“矿灯直晃，是不是要你开溜子上的电門？”他說：“不是。”紧接着，就听到轟轟轟，炮响了。我明白了，原来他們用矿灯做信号，指揮放炮。这是違反保安規程的。我連忙大喊：“別放炮了！”放炮員一听是我的声音，就嚷起来：“不是讓你放警戒嗎？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，由警戒口进来人怎么办，誰負責？”我說：“有人代我放警戒，进来了人我負責。你們怎么違章作業？”他說：“我違章作業，我上業余大学（意思指大檢討）好了，不用你管。”我走到掌子里面一看，可是問題，裝炮的地方离放炮的地方只有十三架棚子远。我問張慶礼：“放炮距离多远？”他說：“誰不知道，回采掌子五十公尺，掘进掌子七十五公尺。”我用皮尺一量，还不到十七公尺。老張找不出理由，慢吞吞地說：“我寻思够三十公尺了。”我說：“怎么能够‘寻思’，再說，够三十公尺也不行呀，不合保安規程。”他說：“我看快到点了，赶快放完就得。”張慶礼过去在大会上号召过大家遵守保安制度，但是这次他带头違反規程。我想，这样影响很大，應該把这件事討論一下。

下班后，在乘車升坑的时候，我和班長說：“張慶礼放炮距离

不够十七米，升坑后，應該开个会研究研究。”班長起先不同意，他說：“兄弟，在井下工作不能太机械了，許多事都那么認真，就別挖煤了；再說，大家离家很远，干活剛完，挺累的，开会就得耽誤大家的时间。”我提出安全生产的重要性，左說右說，才得到他的同意，开了一个小組会。在会上大家都向老張提出了批評，老張也認識到自己做得不对，認真做了檢討，并且保証以后不再犯。

散会后，我把老張違反保安規程的事反映給党支部書記。支部書記吃惊地說：“这是他干的嗎！”我說：“他这样干，听说还不只一次，有时只隔十三四公尺就放炮哩！”支部書記后来还在支部大会上对老張进行了批評。

## “竊　　門”

班長不同意开会批評老張，是有原因的。“快速放炮”的“竊門”，是他和老張共同想出来的。这条道走不通了，又想出了另外的“竊門”。

过了不久，有一天，我和几个人放完了炮，好久还不見攉煤工上来。崩下这一大堆煤，不攉出去，采煤掌子里怎样繼續工作？我們几个人跑了好几个地方，都沒有找着人，后来在一个上半年的旧采煤区，才找到他們。我一看，这个地方有个大“冒頂”，五公尺長，高五公尺五以上，冒下来四五十車煤，班長正領着大伙兒在攉煤。我問班長：“这里有任务嗎？”班長說：“这兒哪有任务，是竊門，不用打柱子，不用拉棚子，还省火藥，就能出四五

十車煤，多省事。”我一聽，有點不像話。並且這個地方溫氣在二十五度以上，很危險。我向班長說：“別干了，趕快走吧，一出事故，大家全要埋在這裡。”班長說：“有我在我這裏，我有經驗，不要緊。”我不是行政幹部，不能叫大家離開，只好說：“黨號召我們安全生產，而我們違反作業規章，出了事故怎麼辦，為什麼要這樣干呢？”大家聽我這一說，就走開了。可是班長火了，衝着我說：“工會組長，你說哪裏安全？”我說：“工作面唄！”他說：“要我看，工作面也不安全，只有坐在家裡不下井才安全呢。”我看一時說不通，只要大家不再干下去了，不必繼續爭論，以免耽誤工作時間。這一班干完了，班長的火氣還沒有消。升坑後，我把這一情況向黨支部書記和工會主席彙報，請他們找班長談談，免得班長對我有意見，以後不好工作。

第二天，班長見到我，好像心裏還有點不順。他說：“兄弟，昨天的官司你贏了，哥哥輸給你了，算你吃得開。”按說，我應該好好地解釋，說清道理，可是我沒有這樣做，不太耐煩地說：“這有什么輸贏，不過是為了大家的安全，你以後就知道了。”

## 黨的支 持

向不顧生產安全的現象作鬥爭，是必須堅持的，但這樣引起了只顧生產不顧安全的班、組長的不滿。同時也由於我不夠耐心和工作方法上不够細致，他們對我的意見就更大了。有的說我“管的事太多”；有的說我是“吃河水長大的，管得寬”；也有的

說我“想熬个工会主席”。我这班的班長在段長那里告了我一狀，說我是絆脚石，要段長調動我的工作。

班長通知我，說段長請我去。我升坑到了段長那里，問段長找我有什么事。段長說：“我哪是‘找你’，不是請你來的嗎？”停了停，接着說：“你是為完成任務呢，還是在鬧笑話？”我摸不着頭腦，回答說：“是為完成任務唄，沒有鬧什么笑話。”他從抽屜里拿出一支粉筆給我，說：“不是鬧笑話，為什麼放炮一定得到五十公尺以外去放。一班有時差不多要放一百二十多個炮，放一個跑五十公尺，來回一百公尺，你算算，一百二十個炮，得跑多遠，什麼時候能放完。”最後，他向我說：“保安規程不是死的，要靈活運用，不出事故就行。要是‘靠一條道跑到黑’，那還能完成任務！”這可真難呀！要不出事故，又要靈活運用，不是兩頭堵嗎。

我從段長室出來，心裡怪別扭的。回到家里，老婆看我和平日不同，問有什麼事。我沉不住氣，對她說：“告訴你，你還能有什麼辦法！”經不住她刨根問底，我只好把事情對她講了。不想她沒有幫助我向好處想，反而給我幫“倒忙”。她說：“誰叫你多管這些閒事，管不好，還得罪人。你明天下坑，哪裏安全就在哪裏干，別的地方要‘冒’就‘冒’吧；工會組長不掙錢，你不如多关心點家里的事。”我覺得她說得太不像話，可是正在想不開的時候，聽了這些話的確有點泄氣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沒有上文化課，和老師請了假，找黨支部書記和段工会主席去了。我把段長找我的事情告訴他們，支部書記說：“你做的是對的，這是執行黨的決議。”並且勸我不要灰心，還要進一步努力，有什麼問題找組織解決。段工会主席也說保

証安全生产，就是給大家謀了最大的福利，要我把这回事和我們組里全体同志說說，使大家改变过去不注意安全的缺点。后来，党支部召开了支部大会，会上大家給段長提了許多意見，段長檢討了自己处置的錯誤。有了党的支持，我的工作信心又坚强了。段長还找我談了話，鼓励我不要因为他的錯誤处置影响工作信心。

这以后，我經常向周圍的同志講解安全生产的道理，大家也都重視这个問題了。兩三年來，我們組里輕傷事故逐漸減少，沒有發生过一次重伤和死亡事故。从生产任务上看，1955年提前三個月又二十七天完成全年計劃，1956年也超額完成計劃，我們提前一年零十五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計劃。

## 共 同 前 进

要搞好生产，得靠大伙兒的力量。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，就是为大家共同提高，不断进步。在这方面，我們小組也做了一些工作。

1956年初，我們小組还只有三个先进生产者。四月，我到北京参加了全国煤矿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，我認識到光自己積極还不够，必須和大家一塊共同前进。回矿后，我和我們組里另外兩個先进生产者商量，應該想办法把全組每个同志都帶动起来。我們把想法給党支部書記和段工会主席談了，他們非常支持我們的意見。随后，他們召集班組長和我們三个人开了个会，把組

里二十九个人排了个队，有六个人特別需要帮助。这六个人由我們三个人負責，一个人帮助兩個。

在帮助的过程中，我不断和大家研究帮助的办法。帮助的办法如果不对头，發揮不了作用。毛貴春由張敬之帮助，毛打的眼崩煤少，張讓毛改进打眼的方法，毛不接受，甚至生气地說：“別人打眼崩煤多，你不会要別人打，我正不想于这个呢！”有时，張請毛帮助別人干点什么，也給頂回来，說“沒这个技术，沒掙这份錢”。老毛为什么这样呢，难道真不願意进步嗎？不是的，原来張敬之說得多，实际帮助不够。为了改变这一情况，我們三个人在一起研究，劝老張帮助人要耐心，應該多表揚、少批評，并且要在技术上多商量。老張改变了工作方法，老毛也就轉变过来了。

培养新技术工人，也是一項重要的工作。我們班里徐珠，願意學習打眼技术，生产上也正需要打眼工。我們研究以后，就請老打眼工負責傳授打眼技术。先教基本知識，講鉆子的構造、茅头的性能、轉的速度以及怎样适应煤質、怎样找角度等。这些搞懂了后，就帶着实际操作。大家热心帮助，徐珠很快就学会打眼技术了。

搞好生产，要提高技术水平，也要提高思想水平，改进不好的習慣和作風。刘树云是个老工人，有技术，就是脾气不好，动不动就瞪眼睛。大家想向他学技术，可不敢和他談。有一次，我到他家里，对他說：“大家都想跟你学技术，你教教大家吧！”他說：“跟我学什么，一身的脾气。”我說：“誰还没有个脾气，只要能改就行。現在正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，你多帶几个徒弟，大家技

术提高了，生产不就搞好了嘛，你也能够成为先进生产者。”他說：“我这大年紀了，生成的骨头長成的肉，还有什么先进的。”我把施玉海的事迹向他談了，他又談到他从1953年起就听党課，但是還沒能参加党。我們談了很多，最后，我向他說：“你不要着急，党的大门是开着的，只要思想提高了，工作搞得好，帮助大家把生产搞好，党还能把一个好同志关在門外嗎？再說，脾气不是生成不变的，过去日本鬼子压迫我們，为了生活，大家忍着痛；現在共产党解放了我們，脾气倒大了，这怎样說呢？”經過这次談話，老刘开始有了轉变。以后，我又經常找他交談，看見他有点好的地方，就表揚他、鼓励他。慢慢地，他积极起来了，并且提出要在兩个月内帶兩個小工学会架棚子。后来他被評为先进生产者，1956年10月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行政上还提升他为班長。

老刘当了班長后，有人对我說：“你帮助別人进步，人家都当了班長，你怎么还是个工会小組長。”我說：“干工会工作是为大家服务，不是为了当班長、組長，能够帮助別人进步，不是很光荣嗎？”由于我們組里同志的共同努力，需要特別帮助的六个人，都慢慢地成为先进生产者了。

### 小王的“婚事”

工会工作是人的工作，要从各方面关心人。这个我好像也懂得，就是一直沒有很好做到。小王的“婚事”發生后，我才真正知道，这方面疏忽会帶來什么恶果。